

靳以短篇小說一集

靳以短篇小說一集

民國廿六年七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九年三月二版發行

實價國幣一元六角

(外埠酌加寄費)

“集一說小篇短以靳”

*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著者靳以

發行者章錫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電上海
報海
掛福州
號州
七路
〇二
五六
四八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昆明
重慶
成都
桂林
西安
衡陽
曲江
華西
文二
昌段
巷
開明書店分店

目次

第一編

傷往.....二

青的花.....二六

古龍.....二九

祟.....四七

女難.....六一

曼陀羅華.....七四

牽牛花.....九五

糾纏.....一二四

林莎.....一二七

校長.....一五二

第二編

父親.....一七

黑影.....一九一

困與疚.....二〇六

嫻君.....二三四

姊姊.....二四一

結束.....二七〇

羣鴉.....二八八

旋.....三〇三

第三編

聖型.....三二〇

隕.....三三八

溺.....三五九

灰暈.....三七四

俘.....三八七

沉.....四〇三

教授.....四一六

凋之曇.....四三二

賣笑.....四四七

第一編

傷往

皮瓦西洛太太在五年前成爲一個寡婦。她的丈夫留給她一所華美的房子，栽滿丁香樹的花園；還有一大筆存款。她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二十五歲的瑪克沁，十七歲的梨達，十一歲的費得。她今年四十九歲，從她的面貌上看這年歲是太大了，可是從她那神態上看，這年歲又像是太小了。她平日總是穿着暗色的衣裳，她的臉上雖然有皺紋，可是很輕微。她的眼睛，生了長睫毛的，深沉而又明亮地，可以告訴出來她那往日的儀態。而她那最好看的嘴，更可以使人確定她年青的時候是美麗的，是能使男人們着迷的。但是她是沉默的了，在現在，新的朋友們一定要說在她年青的時候也不會是輕狂佻達的。她說起話來聲音是低的，一個字一個字地，好像她是永遠在傷感着，爲了她一個人殘留在這世上。瑪克沁是一個鐵路工程師，常時住在外站，只有梨達和費得是隨她居住，有時候——當她煩悶的時候，給她一點點慰藉。

她原是最看重自在，舒適和放縱的生活的一個人，可是將近三十年了，她是真的高高興興地活過來的麼？雖然她所希冀的已經完全得到了，她的憂鬱卻是從心中發出，更沉著，更痛苦；同時她也沒有一個可以告白的人。她的丈夫，她的兒女，都不是可以把胸中所有的話說出來的人。她只能深蘊在

心底，因之這憂鬱就漸漸地滋生，成爲更大的，更使她心痛的了。

一想到過去，過去的好時光，靈魂是快慰着的時候，她的眼就濕潤起來。

「媽，您又想起爸爸來了。」費得定然會這樣說。

她怎樣說呢，她能把他抱在懷中和他說：「不是的，孩子，我想起了我的彼得，他是比你爸爸好上不知多少的！」她自己就知道這是不能說的，而她也覺得沒有什麼好說。她只有擦擦眼眶裏的淚，向他微笑着。

她故意地走到丈夫的遺像之前，那是一個胖胖的長了豬一樣眼睛的人，她好像在瞻仰着，思慕着，可是她更覺得傷心。幻覺地像看到在她眼前是一個年青的，結了紫領巾，十分健壯的一個人。他有藍玉一樣的眼，他的臉是她所看到最完美的面型，騎在一匹黑斑點的馬上，在向她招着手。突然地她叫出來：

「我的彼得，我是在等着你呢！」

她立刻意識到這是不該的，雖然把兩個手指放在唇際，可是說出去的話呢，是無論如何也收不回来了。她偷偷地望着孩子驚愕地睜大了的眼睛。

「媽，您叫錯了，我的名字不是費得麼？」

「是的，孩子，我也許是錯了。」她茫然地回答着。

這並不是假的，她的心中常是想着她自己是一「錯了」。而她這一生，就將在這錯誤之中完全過去。從深心裏發出的追悔，對於事實上沒有補救，只更加重胸中的疼痛。爲了一時的衝動，一時把物質生活與舒適的日子看重，就捨去了真心愛着的人，使他陷於絕望，孤苦無依的情況中；等到情感的泡沫漸漸靜下些去，自自然然地就要自己喃喃地說着：「我是錯了！」

還能有用麼？太晚了！想着爲了二人生活的奔波之後，看到她的留言，他該是怎麼樣呢？他決不能回到家中去，他該流落了。可是她呢，憑了好容貌，就嫁給一個有錢的人。雖然說是滿足了心願，可是爲了對他的思念，一切均陷入於黯然的情緒之中。那出名的演奏，動人心魄的琴音，在她的耳中像是他的呼喚，他那絕望的聲音。紅色的美味的酒，像是她的彼得的血，爲了她所流出的。於是她想着：「我的彼得在哪裏了呢？他是很好麼？他也想得到我在念着他麼？」等到她的丈夫來擁抱她，她就閉起眼睛閉起來。

「我愛你的，我是永遠愛你的，信我吧，這是我心裏的話。」

但是那氣粗如牛的呼吸，立刻使她的幻想飛散，她的臉微微紅起來，正在抱着她的人，正是那個只能給她物質上滿足的人呵！現在，他是有這權利的，他是她的丈夫。

「親愛的，你是很滿意麼？」

「是的，你對我很好。」

「我真愛你，我的小鳥，除開我的職業，我對你是最關心了。」

「呵，我真感謝你，你給我很多錢用，我可以買我所願意要的東西。」

「錢實在是最有用的，是不是？」他哈哈地，很大聲地笑着。十足的得意，使他那一雙豬樣的眼睛，
成爲兩條細線。

「還不能買到我的心呢！」她並沒有說出來，只是她在心中這樣想着。

她的心成爲寂寞的，荒蕪的，往日的愉歡，只留下空的脚印。追憶那些過去的，徒自增加了無限的煩憂。去忘掉麼，是死也不可能的。她能忘卻每一個年青時所認識的男人，可是他是她真心愛過的，也知道他是愛過她的，若是他仍然在這世上，還會愛着她的；正和影子一樣地親切的。雖然他沒有在她的眼前，和她生活着；對他的思念卻永遠籠罩着她的心。一年年的日子過去了，不但不能減少，反而覺得更爲殷切。自從和他離開之後，就收斂了能使男人們瘋狂的那愛嬌，那活潑；成爲幽靜的可尊敬的主婦。她不是故意想爲人所尊敬，實在是她的心冷落如古老的城堡。在靜寂中的心裏描畫着他的容顏，想着他的言笑；雖是空幻的，也還能得着一點小小的安慰。在不眠的夜中，月亮把肥大的樹葉的影子照到牆上，她就想着：

「他是瘦了麼？是不是仍然結了那紫領巾？他必是老了，而他這一生，是在哀愁中渡過。這罪愆是我一人的……」

於是她傷感地啜泣着了，她轉又想着：

「假使我們能有相見的一天，我就該跪在他的眼前贖罪，承受他任性的責罵。這樣我或者尙能在他的面前擡起頭來，那時我的心一定是跳着的，高興的；我還能使我的眼睛恢復了從前的輝耀，我跳躍着，唱着 he 最喜歡的歌，我們要偎倚着，像以前在那株丁香下面。我們可以擁抱，可以親嘴……」

可是她想到自己也是四十歲的人了，身軀已經微微胖起來，皮膚也粗糙起來，還怎樣能陪襯出好的過往呢？於是她又黯然了，就是如何地悔恨，好的日子是已經飛去了！她望到她的丈夫，他那禿亮的腦袋正反映着月光。她像被侮辱一樣地又哭起來。

他醒了，很費力的把肥胖身子轉過來向她問着：

「你有什麼痛苦麼，親愛的？」

他好像以爲是他的責任，該把他那粗壯的手來撫摸她的身軀，他就這樣做了。

「我不，我不，」她想躲開他，可是立刻她知道他們中間的關係，而把自己陷入這無味的生活中，原是自己一個人的過失，她只能用了懇求的語調說：

「讓我一個人吧，不要來理我。我很對不起你，打攪了你的安眠，因爲我……我想起了我最親愛的——」

「我知道你一定是想起了你最親愛的母親。」他很以爲聰明地替他說。

「唔，是的，我想起她，我就哭起來。」她也順着他的話說下去。

「不要再想了，親愛的，不是我在愛着你，使你高興麼？」

她不再說話了，眼淚是更多地流到枕上。她閉起眼來，她的丈夫就又轉過身去繼續他的好夢。

正因為不是由相愛而成的夫妻，他們的中間纔是很平靜的。她在物質上的要求，永遠能得到滿足，她也就不再有其他的欲望。可是想起從前呢，常常因為忌妒，或是一種不知名的情緒使她的彼得和她的中間發生着含了甜味的不歡。設若他是在約定的時間來遲了或是他的頭髮沒有梳成她所願意看的樣子；她一定把不快的臉色給他看。她常時覺得生氣也是頗有味的。在每一次小的波折之後呢，他們的情感也會更亢進一些，更覺得兩人是不可分開的了。

所以當着這樣的丈夫死了，她並沒有感覺到悲哀，反而更自慶幸着能過一個人的生活。

這屬於她的，這好環境，只要她還有她的青春，只要彼得還在她的身旁……

春之尾，丁香發狂似地燦爛着了，整個的園子漾滿了紫色的波浪，馥郁的香氣酒一樣地在空中潑遍，使每一個人感到沉醉的滋味。她呢，她是更敏銳的感覺到。她打開了窗子，使這氣味流滿了房子；於是她就將沙發放在近窗的地方，她舒適地坐着，眼睛微微閉攏了，冥想這丁香的花味，和這花味同時印在她腦子裏的那些事。

她好像聽見由遠而近的蹄聲，她也好像聽見那用以替代呼喚的歌唱在窗下起來；她的心又像

從前一樣地跳着，於是她惘然地站起來，從窗口望出去。

在她眼前展開了的是一片紫，穿着淺綠色短衣的梨達，正在那裏摘花枝。看到了自己的女兒，那不着邊際的幻想倏然地破了。

「我的女兒都將要到那好時候的年齡了！」她傷感地低語着。

她神往着梨達在夕陽中閃耀的金黃色的頭髮，和她那健而美的身材；當梨達的頭回過來的時候，於是一個爲陽光燬得紅紅的微笑的面龐在向着她了。

「媽，您該出來散散步纔好呢。」梨達也有很好的聲音，是含了天真的一種柔媚。

「這裏也是好的，香氣也是很濃。」

「總不會如外面好，我想，這不是還有柔和的晚陽麼？」

「近晚的陽光是不會持久的，乖，它就要沒有了，就要沉到地下去，雖然它是惹人愛，惹人留連的。」她情感地說出來，她知道她的眼睛潮潤了，就微微低下頭來。

梨達正有一點驚訝，費得忽然跑過來，露出驚喜的樣子，扯了她去看他捉到的垂死的小鳥。她是已經離開了窗子，走到柔輦的長椅上躺下，她似乎是沉入半睡的境地。

正在這時候，突然間梨達露了張惶的樣子，跑進來叫着：

「媽，費得打傷了人！」

「什麼？」她驚異地，立刻坐起身來。她看見梨達的臉色有點異樣。

「費得把一塊圓石拋到一個人的頭上，血都流出來了。」梨達仍然不能鎮靜的樣子，「是一個老年人，很窮苦的。」

「費得是無心的麼？」

「我不以為是這樣，他還以為他所做的事是應該的呢。」

「你應該去和費得把受傷的人請進來。」

「是的，媽。」

梨達又跑出去，她也站起來，走到窗前。她看到被請進來的人，是結了紫領巾的。她的心怦然地動了一下。那是一個年老的人，至少看起來總是的，傷在偏左的額上，他用了自己沒有手指的手掩着，血還是滴下來。他的面型還是好的，可是為歲月與風霜留下了無數的痕跡。他的臉上露了莫可奈何的苦笑，他的眼睛好像永遠在那裏懇求着什麼，另外，梨達為他抱了一個三絃琴。

雖然是將近三十年，可是她仍然能立刻看出他是誰，她的心突然猛烈地跳着，為欣悅與憂傷層層地裹住了。

她像是太興奮了，她知道自已需要一點休息，就又躺到那長椅上去。她的心在反復地念着：「這遇合終於來了，這遇合終於來了。」

她聽到道謝的聲音，是較她所熟習的蒼老了。

梨達又進來告訴她：

「媽，已經把他請進來了。」

「要他們去請薄赤闊夫醫生來，快一點！」她吩咐着「再把費得叫到我這裏來。」費得來了，沒有一點點追悔的樣子。

「費得，你做了一件錯事，你不該傷了一個年老的人。」她莊重地說。

「媽，他觸怒了我所以我纔打他的。」孩子還像不平似地。

「他能有什麼事情得罪了你？他一定是一個好心的正直的老人。」

「他偷去了我們的丁香，而且他——」

「還有什麼事呢？」

「媽，他侮辱了你！」

「他怎麼能來侮辱我？說出來吧，有什麼事一齊說出來吧。」

「他唱着一隻歌，他在叫着媽的名字。『我的琴娜！』費得提起來仍然像是忿忿然的。」

「那有什麼關係呢？」她忍住了心中的酸楚，她的心已經什麼都很清楚了。

「因為我聽到一句是：『我是愛你的，琴娜，從年青到年老。』」

「也許他是有過戀人叫着翠娜，」她低低地說，靜一靜之後她又說：「老年人就是可尊敬的，你不該傷害他，你應該立刻到他面前去賠罪。」

「是的，媽。」

「回來，費得！」

當費得纔要走出去的時候她又叫回他來。

「你該問他的住處，你也可以留他住在我們的家中。我覺得有點頭痛，不願意見客人，你記住了麼？」

「記住了。」費得答應着出去。

她把椅子放到近門的地方去，輕輕地把門拉開，於是她就可以看清楚那房裏的情形，好像費得把抱歉的話已經說過，就聽見他說：

「這不算什麼事，更大的苦難我都受過的，你們看我的手——」

於是他把手完全顯出來，那樣子很醜，很蠢；她的心中打着冷戰。

「還有我的耳朵，不是都沒有了麼？這是生生凍下去的，你們想，這是爲了尋找我所愛的人，迷了路，生生凍下去的呵！」

她很想把頭轉過去，可是又好像不能那樣做。她想不去看，可是又時時望過去。

這時候醫生請進來了除去關於傷痛的短問答之外沒有什麼話說。醫生爲他洗了創口，塗上膏藥，包紮好了；就告訴他這是不關重要的，一個星期之內定可復原。

他像是覺得一點疲憊，閉攏了眼睛，把頭倚在天鵝絨的靠墊上。

她的眼爲淚包滿了，往日所深愛的人，所思念的人就在她的眼前，而且她現在有着自在的身子，可以和他相見，留他過些好日子；但是她不知道是一種什麼力量阻撓了她，使她不能說出這樣的話來。雖然他仍然是和以前有些相同的樣子，可是他的手，他的耳朵：好像使着她的心有一點發麻，於是她只能深蘊了悲哀，獨自地流着淚了。

「我的住處麼？」她又聽到他那聲音說着：「我是沒有家的。我到處漂泊已有三十年，呵，姑娘！我謝謝你，還給我一杯熱茶！姑娘，你真是漂亮的，你也愛丁香麼？」

「當我年青的時候，我的愛人也長得像你這樣漂亮的，她也愛丁香花。我愛她過於愛我自己的生命。可是她終於離開我了，我不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我常是想只要我能再看她一眼，只要聽見她說一句話，我就覺得我的奔波是值得的了；可是三十年都將過去，死亡將要在我的身邊周旋着了！」

她的心像爲毒箭一支支地刺着，淚已經由眼角癢癢地流下來，她的心在抖着，她的手和脚都是冰一樣的冷。

「你要我唱那支歌麼？不要顧我，我的傷很輕，而且我每次提到她的名字，我就覺得像我這樣活